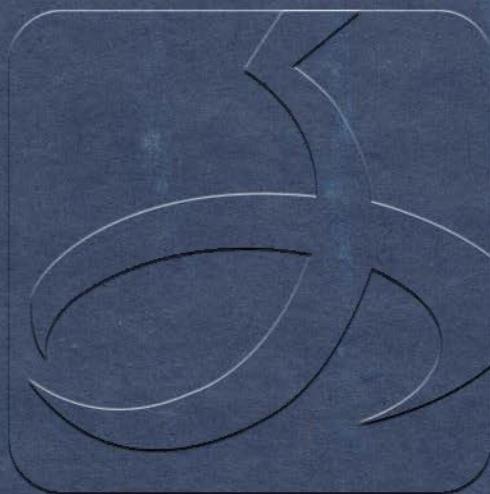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六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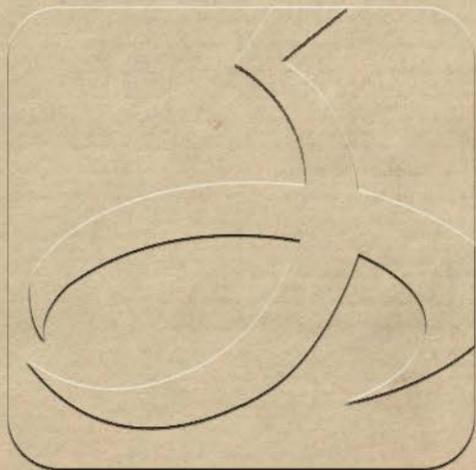
周書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君奭第十八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召

至君奭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

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

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

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

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

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

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

政不且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

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

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

之

於

此

無

事

不

尚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

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師蓋畢公為之於此無

召

疏

公

王

公

傳

太

師

蓋

畢

公</

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

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

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疏周

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責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

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

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

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

戒鄭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忘乎上帝

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弗永遠念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

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

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

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

言異於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非能

餘臣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疏鳴呼至冲子正義曰周公又

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

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

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

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

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

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

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

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

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

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

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

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

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
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
呼君已已引聲之辭既呼君奠歎而引聲乃
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
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
周我當成就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
道故不敢不留

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疏**又曰至受命

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

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

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

王所受命若嗣主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

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

不明解鄭玄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

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

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

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

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佐湯功至大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

天謂致太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此伊尹為保衡言天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下所取安所取平伊陟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

祖業故至天之功不墮巫伊陟臣扈率伊尹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疏**公曰君奭至甘盤

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

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

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

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伊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目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

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且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

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
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傳祖乙至巫氏
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
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大戊之孫
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
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 傳高宗
至傳說 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
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
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
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
言傳說者周公意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
所不言未知其故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
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
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百姓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
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

率惟至百
姓正義

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
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

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
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

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 傳言伊至年所 正義
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

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
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

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
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傳殷禮至禮節

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
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

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
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且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

則大臣可知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王猶秉德憂且況且下得不皆奔走故一人有事

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曰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疏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

不是而信之與人為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

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

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

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

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

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

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

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且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

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

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

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

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

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

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

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

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言天壽有平
至之君故安

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
平至天滅亡加之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
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

堅固王命其治理足
公曰君奭天至造邦
正以明我新成國矣
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

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
言有德者必壽考也
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

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
天滅亡而加之
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

士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
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
傳言天至以威
正義曰格訓至也

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
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

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
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

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
民不治故天滅亡而加之威也孔傳之意此

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
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

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專言臣事格謂
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

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
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

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
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

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
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

我欲輔王使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

為平至之君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

大命於其身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勤德以受命有若虢叔有若閔天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

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閔閔有若散宜生有若

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天名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

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

附奔走先後疏公曰君奭至官括正義曰公呼

禦侮之任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

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

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

久但欲遠本天意故去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

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

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

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

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

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

屬已之諸國也舊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我欲輔王使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

為平至之君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

大命於其身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勤德以受命有若虢叔有若閔天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

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閔閔有若散宜生有若

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天名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

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

附奔走先後疏公曰君奭至官括正義曰公呼

禦侮之任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

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

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

久但欲遠本天意故去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

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

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

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

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

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

屬已之諸國也舊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

石

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且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
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
亦須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

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迪見冒
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

彰聞上天惟是故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
受有殷之王命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
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
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

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
蹈知天威文王得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
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
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

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
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
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且既

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
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彛法也蔑小也小謂精
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

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武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

故曰四人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此
號叔先死

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

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疏武王至稱德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

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

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

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支王受命九年而崩十

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

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

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

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

玄疑不知誰死注去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

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

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今在予小子

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旦若游大川予往既且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

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收罔勗不及考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

九三十一王五...

殺其敵謂誅紂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武王至稱德

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

四人庶幾輔相武王

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

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

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

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

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

武王亦得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

正義曰支王受命九年而

崩十年

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

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

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

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

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

尚十六

十二

李向

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位之時恐其
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
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
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
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
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
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
子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
在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
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
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
渡之名辭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奠其同共
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
天乎正義曰王朝之目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
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

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
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得
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
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者造德不降者周公以
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
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
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
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
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
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
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
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
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
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
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

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
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
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

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

疏曰

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

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

度乃悉以命汝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

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

之恤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疏

公曰前至之恤

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

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傳汝以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

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勗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

大不可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

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

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

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疏公曰君

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

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其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

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

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

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 傳言汝至多福 正義

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

文武言非文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武道則不言 日休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家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 疏 嗚呼

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疏 嗚呼

俾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

之道而行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

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

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

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 戒 公曰君子不

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疏 公曰君子至越民

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 疏 公曰君子至越民

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正義曰公呼召公

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

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

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

有終惟其終則惟君 祗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

子戒召公以慎終 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

自今以往敬 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

用治民職事 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

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

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

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
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慎終正
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
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是終則惟君子
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
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
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也

卒命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

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

字因以名篇

疏

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

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

名仲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
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

命

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

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

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
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

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

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
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

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工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

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
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
齒罪輕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
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庸祗

德周公以為卿士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
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

內諸侯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叔之所封圻內

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
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惟周至之蔡正

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
百官之治攝王政治

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
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

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
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
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

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
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

侯也
傳致法至國名
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

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
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

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
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

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
傳罪輕至所滅
正義曰言

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
而知其罪輕者以其

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
罪輕也霍叔不監殷

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
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

心故退之世家云武正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
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

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錄蓋復其舊封封為霍

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
 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
 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
 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
 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
 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
 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
 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
 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
 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
 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
 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
 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
 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

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
 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
 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王若曰小
 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克

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肆予命爾侯于

東土往即乃封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

汝所封之國當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

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

無懈怠以垂法子孫
率乃祖文王之彛彝訓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
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踈惟有

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
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

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

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

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

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

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

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疏侯于東土正義曰

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

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傳汝
當至惟孝 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
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
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

徙之以其 作**成王政** 奄為平淮夷徙 **疏** 成王東至
數反覆 王政 正

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
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

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
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

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
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 傳

成王至反覆 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
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

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

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
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

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
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
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

責躬曰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
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

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
讀踐為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

滅之事故孔以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
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徙其
君及人臣之惡

者於蒲姑蒲姑齊之
地近中國教化之
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
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
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
傳已滅至化之

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
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
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

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
預去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
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

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天子
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

周公告召公其篇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
周公告召公其篇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
周公告召公其篇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
周公告召公其篇

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
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
在宗周誥庶邦

方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
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至宗周
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

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
傳眾方天下

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
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

前二
三
毛昌

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
 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
 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傳周公至鎬
 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
 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
 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
 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
 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
 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
 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
 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
 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
 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

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
 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
 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官曰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左命順大道告四惟爾

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

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疏周公至不知正義

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

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
 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
 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
 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

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
 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
 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
 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
 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
 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
 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至取云正義
 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
 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
 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
 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
 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

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
 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

惟天下至戒於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以譴告之謂災異

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乃大淫昏不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
 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

爾攸聞
 言桀之惡疏洪惟至攸聞正義曰以
 乃汝所聞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

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
 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
 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
 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
 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
 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
 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
 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
 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
 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

以謹告責人主
冥自修政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

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

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内亂

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

内不勤德因甲於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

之恭洪舒于民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亦

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桀洪舒於民故亦惟

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

疏厥圖至夏

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
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

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内不勤德

因復甲於二者之内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

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

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

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

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

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

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

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内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

之外不憂民内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内言其

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内

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内為淫亂與孔

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

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

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

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
 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
 為貪饕餮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
 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
 者皆言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饕餮即叨也叨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
 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性能殘
 賊者任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用之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刑殄有夏惟天
 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
 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
 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

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

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

大不能開民以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

善言與桀合志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

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

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

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且而不能
 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
 夏桀之所謂恭人眾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
 於眾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
 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目與桀同惡夏
 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

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

汝衆方之賢文代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

夏政為天下民主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

有德慎去刑罰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

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

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

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疏乃惟至之

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

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湯既為民主慎其所施政教

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為

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

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

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摠謂施政教爾但

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
 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
 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
 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
 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
 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
 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

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 **非天庸釋**
 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

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過
 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

見誅 **誅** 嗚呼至有辭 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
 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

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
 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
 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者
 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以此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
 見誅滅

喪有邦聞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
 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

國聖人代之言有國 **疏** 乃惟至聞之 正義曰更
 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疏** 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

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

佑有德故以聖君代聞主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
 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逸言縱恣無度

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

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

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

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疏

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

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

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

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

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 傳惟聖

至滅亡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

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

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

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

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

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傳天以至二年 正義

曰湯是創業聖主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

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

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

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

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

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

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

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
 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
 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
 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
 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
 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
 德延此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惟天

求汝眾方之賢者夫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

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

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

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疏

天之惟至多方 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

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道者欲以代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

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我代殷為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者

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

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

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

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

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

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

之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

方欲其戒四爾曷不夾介人我周王享天之命國崇和協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今爾尚宅爾宅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躬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爾乃迪屢不靜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爾乃不大宅天汝心未愛我周故

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爾乃自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

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評以至於再至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

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乃有不用我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

我命我乃大下誅汝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君乃其大罰誅之 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

疏今我至速辜 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

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

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

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誠信之心行寬裕之

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

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

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躬之

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

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

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

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

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

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

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

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

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

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
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
國應隨躬降黜今汝躬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
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
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氏
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
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傳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
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
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
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
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
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
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

故其教告之謂評以文辭評告也告以文辭數其
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
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
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
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
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既且躬
不靜之事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躬衆士今汝
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
惟有丕月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長事小大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

能勤汝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

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

周惟其大大賜汝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言受多福之祚

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疏

王

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

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

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

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眾官等自當和

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劭劭之道常在

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法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

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政汝故田汝能修善天
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賞賜汝汝非但受
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
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
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那多士則此二者非
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
與那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
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那多士也傳監謂
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
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那家眾
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
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
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
大眾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
順為善德怨惡為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
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

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
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
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還本
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
無成雖五年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
亦不得反也

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

曰眾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為逸豫

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疏王曰嗚呼至爾

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
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
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
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
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
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
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
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
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
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
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
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

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初不
能敬于和道故誅汝

汝無我怨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
疏王曰我至我怨
正義曰王
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
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
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
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
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
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
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
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云
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
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